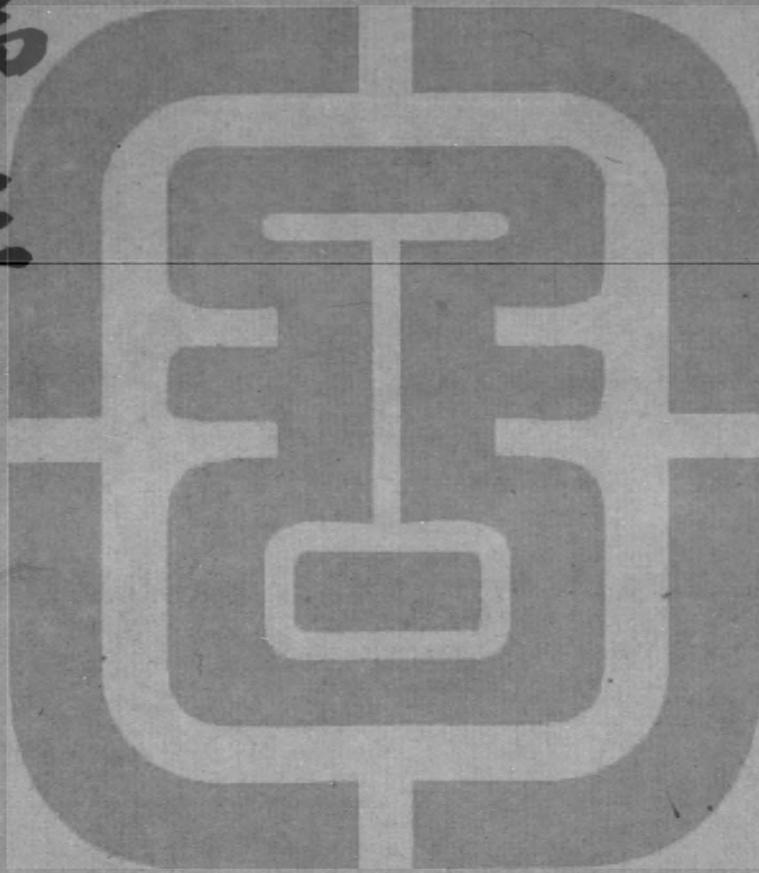


魏志

十四卷二十二

國志第三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皆謀士

季方云此皆魏之謀臣也運籌決勝功放卓然至於前漢之跡始自董昭陵夷之禍由於資放列叙諸人而以孫劉終見智計之士見利忘義臨大利害不可保信此始者亦以此終者戒其深不與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句比肩美賈詡難地望無可言然觀其處人父子之間勉不以孝養操甚忠則優於諸人雖之此而合之微矣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李云古人量人
材智所及甚著
故瓚非紹敵紹
又非紹敵備策
權適遇其敵故
難或弱或弱或
無寸土一民之階
終在門莫駐立
不能相一也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表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
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
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
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
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
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
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
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
為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
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
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
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沈欽韓曰韓
非十過為智
而少親
而為人廉中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
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
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
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
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
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
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
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
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為不懷其親
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空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
遣庶歸欲為天者怒人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東祇松采
武定未阿
後連策屯
田在七日
尉見任吃
侍注

李云星守計
謀皆合孟德
奸心者與文
若須分別觀
之

李云觀荀文
若不識玄德
者哉而不開
有周瑜程昱
之策文若乃
心不為操可
知矣

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

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乎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

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

祖曰豈止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

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

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

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

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

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未苦終

地字從北
宋本改

論者後見二
袁公孫前事

歸兵闔門告
者安能入哉

此語多安亦未
可信
王忠敬人見
武化注安
見世語也
言皆也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互先啓聞眾之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性剛戾與人多讎人有告昱謀
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在位御
覽作五

論者後見三
袁公孫前事

歸兵闔門告
者安能入哉

此語多安亦未
可信
王忠敬人見
武化注安
見世語
言皆益也

右更九
君之者曰
之應作議
上議者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之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曰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悅謂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在位御
覽作五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論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士世語曰初太祖之食昱略其本
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路丙言不月
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三國一曰

四

最似明之殿
衛打事件

目下似不誤

蜀志楊洪
傳亦云當

隨臣目下
效其器往

五見目下
二字自且

當時不倍
猶云眼前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
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
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
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執內則聚
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
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
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
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
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
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
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罷之是也然當
時實以師方禮
朝不飲有認詞
之人故說言停伸

與荀文若語有
異同或附會也
此條本在下傳于
曰一段之上誤寫
於此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
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
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
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
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
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二
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二
二字從宋本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初北見表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
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
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目疑作日
杜如傳
論考課疏
中亦作目
下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少才矣曰交
附會也
料耗何州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執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者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

程昱傳及武
帝紀俱云嘉
與昱共勸自
備傅子之言
當得其旨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擊表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表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祖

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求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文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健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從破表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死此蓋事之偶合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遠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不測後記
宋本
武紀下有
太祖二字

志字從北
宋本

備北宋本
作攝
北宋本

軍祭酒

舉下北宋
本有而字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前注年三立辟
司徒府後注年
滿四十則此若年
三十八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襄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思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帳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臯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三為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

助不可或失其
人雅英雄之資
辱策也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夫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

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瘿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

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愛護

主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大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右及

手馬者月日一二月令三ノリ

似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瘦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愛護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傜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眾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眾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

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空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為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為曹公所禮辟夫

厥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為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犬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軍祭酒
表漢王朗
杜林皆嘗
為之
昭自顧才謀非
荀郭之傳遂首
為諂邪以媚於
操時操勢已成
故不為歎也耳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

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豈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布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國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

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

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

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

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

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

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進散詔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

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李云昭既明或
心可不爲代諒乎
論據當日功果無
二公之爵而或猶
之與誠人之所
非言也操後難
王而未敢遺移漢
若之亦必感不
功北海固非積實
之論也

尚權計未就樊
守已下關遂長
驅則許洛瓦解
呂蒙亦沮矣昭
可謂慮之周矣

東夷傳
其累重
隆北

時吳將潘
璋伐葦傳
後欲伺水長
順流放火燒
賊浮橋使
而不引退則
魏軍殆矣

袁滌傳亦
云行御史
大夫事此
等偶有
換何足為
田豫傳
于捕石國
人而推行
太守事
李吉古合同

不取是
謂神法
取也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
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
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
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
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
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
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
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
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
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遷拜太僕明
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
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
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
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
皆畏其威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
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
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
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
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
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
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
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

此處有
事字

不疑作
必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德惠音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

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

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即入室殺

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

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

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

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

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

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

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

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

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

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

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

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

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

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

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

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

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此時曹氏代漢之勢未成支屬不欲擁兵乃呼後來之師詞

外內此宗本作內外

使字從御覽似不必疑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備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傳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命曄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上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表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劉氏必死之戰
得蜀雖新已能
用其豪傑
相持非若張魯
未遇大敵
利銳可忘如走
也時奈何以料
陳策者料蜀
士大夫乎

北宋本作
海內
北宋李亦
破字從此
宋本

魏武用兵圖... 會漢漢後... 魏武用兵圖... 會漢漢後... 魏武用兵圖... 會漢漢後...

李云此計太高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北宋本
作心

得計得矣然蜀... 得計得矣然蜀... 得計得矣然蜀... 得計得矣然蜀...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不可不慮也吳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國伐之便還軍不能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也然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曄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頃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逼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吳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蓋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曄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必以為... 必以為... 必以為...

此言非知兵
見事深知彼
已不能如此
其審也

順果如擘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
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
下必自將而來擘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
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
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
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
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
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
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
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擘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
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
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
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
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
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擘議同事遂施行遼東
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擘以爲公孫氏漢時所
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
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後淵竟反擘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擘答曰魏室卽昨
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

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賢帝之親

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米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

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巳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

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

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諡曰巧詐不如杜欽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

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

因於俗不能自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當時所推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傳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

乃謝其言之過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劉陶善論縱橫為

劉陶善論縱橫見鍾會傳注

暉好持兩端而
言不由衷所以
任術取敗若進
謀決策誠當徐
俟其機固後始
談其地後道
方圖雍高封此
固知言者也
為憚之臣本
之以忠信持之
以慎密則無欺
矣若竊伺機詐
未有令終者也
韓亦為說難而
不能自脫誠未
至猶未有能動
以術哉後歸
於一步不可行
而已

時揚州治在壽
春以時苗在壽
春令以濟醉
不心見志恨刻
不存人言口酒
往濟濟事見
常持傳注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

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

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

萬已到雩婁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

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

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

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為更驅盡之拜濟

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

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此上北宋本
有後字而
本無
言女子心
馬才而考
行則下揚
之為人可
知

指有未詳
一作指前令

其時在任
出南陽樂進
徐晃等若故
有不許渡海
之計見張儀
張南郡不特
其國難解
許都之修
皆然不若由
仲達子通之
善謀也

蜀志龐統傳
請信注皆引
若統論西
皆評量人物
殊若也

南鄭天獄
須地獄

州款作洲本詩
人准有三洲言
水淺也

州州通
三少帝紀正始
二年注建武
州口大殺獲
精字疑通
鑑亦作精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
郎村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人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

可字從御
覽補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為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水任淮水
注引將濟
三州論

分半殿中作

濟濟此疏係國
安危信公輔才
使能用之則孫
劉安得於彌留
之際易置顧托
大臣使存移金
行哉
此疏萬古鑒石
不專時之務

李云說盡情
弊然下所謂
悉天下事以
適已明者即
左右變惑之
根本也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
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
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
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
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
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
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
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
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
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二字從御

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
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
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
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
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
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
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
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
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
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
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北宋本作

葛相不死魏
必可滅蓋以
此也

起居胃切力
之也願黃門
讀九偽反見
書證篇

濟此疏頓能納
忠而又獻諫
帝封禪太山功
名之士其無特
詳見晉書禮志

古有泰山
治思之說

李云何太過
言連夜夢見何
其通之然之大
類以明非道也

神記載文類
夢道入移棺
事亦有此語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將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舉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

不之舉更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

信也命不難謀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靡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克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則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

為泰山令願母為白炭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於此疾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采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其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未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共字從北

宋本無

與高素
相類

其字

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邠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曾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蚘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併諧然其義自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

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

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

許孫盛曰將濟之辭邑可謂不自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

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言宣王肯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

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

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

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

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

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
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
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
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
記室出為郃陽祓祿祓音都活反祿音謝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
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二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
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
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
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
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討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
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討君平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
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
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今舉人亦得稱討君也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

此書凡疑據字多作據其為通用審矣

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
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
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
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停但今日見
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
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
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
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
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絀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結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世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

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

令孫資等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

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互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澗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逸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邦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雜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篡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筆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疾病則亂教
語中足以見
放資之弄權
取國矣晉初
史故其辭也微
獨召則并詔之
其為不可知矣
李云不容
曹肇曹爽皆
以俱出而敗
疆考作疆

且其探求

亮號稱劇賊

且其探求

各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夢劉于時號為
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
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奉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口外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
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二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洵賴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丞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各理諸
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揚福必違而不及矣若則
文若之心可
孫矣

主恩在習
畢軌請以辛
毗代尚書僕
射王思放資
沮之遂不用
見辛毗傳
而助王思也

者云孫劉
或云監令

蓋亦不監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皆刺史之有名者

三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菰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藁覆之

述吳志作術

武紀建安十四年
 年置揚州長
 吏治芍陂屯田
 蓋卽魏志所治
 也此云十二年
 詳有誤也

茹字從御覽

行步皆足 是字周本作走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

皆刺史之有名者

三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苑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藁覆之

殆字從御覽

送吳志作術

武仁建安十四年置揚州長吏開芍陂也此云十三年卒孫權率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卷

以失其事實故採此書靖為治亦杜畿之亞矣

振疑作振此書多作振

何舍此何舍此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定仕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據御覽作能字

水經注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濕水于房陵堰水北有梁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房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北逕劉靖碑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建成郡侯沛國劉靖字文

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實字從州府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塌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三吏未詳水經注作房陵場車箱渠其元康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諸葛亮傳注有十二更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靖字文恭見
水經注第十
四卷

以失其事實
故採此書靖
為治亦杜畿
之亞矣

振疑作賑此
書多作振

任史多作
振豈獨
此書抑
何弁隨
至此邪

其先見在江
統之前

三更未詳水

經注作庚陵

場車箱渠其

元康中所立

碑宜補錄以
唐世期之闕
諸葛亮傳
注有十三更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住富民之術曰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據御覽作
為克上有
能字
御覽未
必亞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一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
叔和熙之弟也弘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
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實字從
册府

朝字不誤宋
本亦作刻誤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
名輕淺以弘塔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
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益
服其公當廣漢太守幸持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
諸公贊曰十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昇升保右江漢 荀疑劉昇升當是劉昇升
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街之會弘病卒于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備儻有大
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
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葺園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

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

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

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

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
釋而也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下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

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

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李卓卓曰我大相
負是已以與兒同
歲之故寬釋朗矣
故明但進忠言而
重領之不必以不
由釋為疑也中
趙真際錄
此書考同年
一條僅引
魏武紀本
及朗事

卓卓亦
念及此見
同歲耶

朝宋本作

解疑作懈

伯達前一條所設
建武之後蓋罷郡
國都尉官一變而京
國制罷郡事歸士
才接罷士及軍

五秋詩詳詳試之
程則至十六方同日
並起天下土崩也後
一條則有世之業王
齊秦古制而失其宜
及亂後而後世祖德
此時然言其無遠見
則制經久故口分世
業反有行於拓跋之
據中原也

子云魏孫注當作
謂以為云云宋本
正作明以為
李云并國字校
建內刑魏首或
同司尚謂陳薛
之皆有次第

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乃四
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
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
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
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
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
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
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
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
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
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
劫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
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
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立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
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
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
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 孫盛曰 詳說夫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
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
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計秦之美豈煥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
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變
痛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

善人分列
甚善
鹿巖水鄉
衣作惡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成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

與俱徙趙各官至太常為世好士晉字君初子鄂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初朗初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大令傳張雄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

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勤宋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恐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更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虜水音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部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習為海

不終行食

徐堂傳及

為并州村

史乃能大

著威行若

此豈不多

小知而可大

愛耶抑破

獨成社

耶

亂後久後當

款及此

似仍一

仲字從北

宋本

志字行

後漢書

超傳

南道

姓張

傳亦有

乙之倉

李以吏

兵為讀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

與俱徙趙各官至太常為世好士谷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初朗初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網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大命傳之張雄張雄東

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畧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更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池陽以備虜水音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部乃覺吏民又良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習為海內
時為民為先
不修竹食平
徐實傳及
為并州村
史乃能大
著威行若
此豈不多
小知而可大
愛耶抑破
獨而國社
耶

亂後久後當
議及此

習前後有策略
封為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似仍一習

仲字從北

宋本

志字行

漢漢也

南道

張雄

乙之君惡

傳亦有

姓張之

李以吏

兵為讀

授班超信

其及

王恩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察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許史傳曰思與薛悌郗嘉俱

儒術所在名為閉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部嘉純史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頹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執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遂取筆擲地踴壞之時有丹楊

施畏畏郡倪顛商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頽歷位宰守苛憲尤甚以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

頭交亂杖過之率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

陽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議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

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尊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

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

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卿入頓頭責之卿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三不肯

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既

淵下有脫文
下脫脫討字
江統拔戎論云
分而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
從武都氏本秦
川欲以弱冠疆

國捍禦蜀蜀
指此事當日操
所以使劉氏無
所資以代者
不但空漢中之
地而已○統徒
戎之計亦即祖
既語而反用之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
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救

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恃乎張德容里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為人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谷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兩大應稱帝帝顧
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
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改改管作

宋宜作

執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
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
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
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
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
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
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
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
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
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
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
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
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
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
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
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
金城人也中平

未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郿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
婿聞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
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兵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
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
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
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聞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
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
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
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
病卒魏畧曰聞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健當作捷

捷當作狹

文擊騰于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予折因以折予搃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請太祖大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
 瘁所處又挾安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
 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郡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惟上下女有既
誤耳

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
 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
 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各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周生列人姓
 名周生後
 王甫傳作敏
 煌周生烈注
 曰巨松之松此
 人姓周生名
 然何是論注
 我解有烈
 我例作烈
 還見晉武

所虜獲
 宋本作
 此寺作
 虜獲

母王倫文欽
表曰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其妻于并及母后見儉傳注
業張后廢對恪實利師也欲免難矣

為當作謂
非衣潛由沛
國相遷亮
州刺史太祖
次摩手政款
其軍陳齊
整見潛奔
傳曰如後

薛惟徐晃
先至仁國以
解諸軍皆
會摩破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温令各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執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其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請眾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
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愨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為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焚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為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畧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畧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宇宿其明無何著子袴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為郡吏少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

魏畧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

達從害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鬲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畧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

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乃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搯折脚坐免

曹休初達性剛六不

賈逵著書

姓名從北

屯田典農不屬郡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過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瘵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瘵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搔動舉察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議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殺不得動而南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立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糜食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為豫

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

州遠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

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言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征吳破呂範於

月通者日

青州兵卒

作攝是後

二字從御

青州兵

攝御覽

明帝紀去
龍三年陸
議孫詔名
將萬餘人
入淮河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
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河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
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
以為空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
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
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
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
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
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
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
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
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
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達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

曰休怨達進遲乃呵責達遂使主者殺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
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
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
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
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輕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棄之曷為以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忍其
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
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
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
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

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

書作沛
沛字從
御覽
自以沛為
也

益字從
宋本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

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笑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兔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

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字沛二人繼達後耳字字子憲堂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字為諸生當種雞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字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字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字議所遣字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字請自往尚問字當何所得字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字自選溫信者二人不語所之皆敕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此亭傳及到梁溇使從者

李云不類之子表哉

所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字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來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字得入配等見字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字事記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請已使命當速也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竝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字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字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字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字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

追擊尚尚走字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字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字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字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字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字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字曰卿便還宣之字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字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字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各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字本姓馮復改為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糶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糶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舉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開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糶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驢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惟慮也政意 傳參看 孟津渡河 事與許褚 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墳墓也 焦先亦有瓜牛廬見管多安傳注

有疑作用

後字從北 宋本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自劉焉建議改置牧伯而州任始重顧亭林曰漢制
史猶明之巡按御史魏晉後刺史猶令之總督
隋以後刺史猶令之知府知州而已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五人皆名守杜怒附見

當作峻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皇歲建丑
元年也

及行司 毛氏

十九字從
御覽補

祇議即龍子
有田之說也
魏人屯田之
制賴此令而
存

棘祇易姓
為棗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祇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如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
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
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方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與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儲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
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
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
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特歲則大收後遂
因此大田也定軍用推減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
重思之祇宜受封積爵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
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
嵩兄臆字元方襄
城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
魏畧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就窮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
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氣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
走則聞之豫使人
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導魯破則餒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書曰蘇則既守金
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
湟中為河西作聲勢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也則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
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下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當是後字三

或字從北
宋本

撫影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
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
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按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與告急
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
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
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
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
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進討殺作
討進

李云百世之下
生氣勃

傳蔡劉表
舊臣見表
傳

李云魏畧似
更得其實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
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
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
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
侍中傅異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畧曰舊儀侍中親首起后故俗謂之
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
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帝意
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
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異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
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
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文帝
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
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驅鹿車馳
御覽作鹿
車馳

胡林又見裴
潛傳注
魏武仁建安
十七年注亦
有胡林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

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

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

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

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兒也紹有許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囚畿親

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

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

與畿有舊嘗為功曹常嫌其濶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

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友林三國
時已有之

胡林女兄皆
從宋本此宋
本作兄女

二字從御
覽無人字
大意作大
志

陳景雲曰或
當作或且以
畿在陝津或
在許下不得
參預軍謀殆
固前首或字
而誤

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塞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

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傳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

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賊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草馬
此馬也見尔
善心傳

龐德傳云張
白騎即上
張武耶
上云張武寇
殺泗水而龐
德傳云破
白騎於兩
殺間則白
騎之為張
武無疑

賊字從
通鑑

軍字從

平疑作下
蕭何寇
恤在上

諸葛誕
引魏氏
嘉林曰誕
為郎與僕
射杜畿試
射陶河
凡骨及誕
六俱滿
黃浮河
誕曰先殺
杜康誕源
于岸徒而
後蘇
榮廷修
考古所存
蔡陽令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
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令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陌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
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章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稷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
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
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
與馬翊李豐俱為

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祗稱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

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謁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

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御覽無所
可字似不
少

何不削略冗
長使就簡當
讀之易起人
意乎於此思
班孟堅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翼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字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

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

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

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

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

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

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

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

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

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

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

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

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

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

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

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

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季方云由怨言
觀之知魏武也
思之政衰矣
屯政法非也
帝之世國
調任峻也
切也者落
我矣而
司馬芝信
矣

呂其字
安其字
不孝因之
月王聖信

所以信言也

十二從宋本

十二星

異字從宋本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不著宋本
闕冊府作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作字從
宋本

李以而已
爲讀

其論則高然
待中材凡士
亦不可廢也

程昱傳

李云宗論

怒言甚煩
長不能自
適其意
初亦然

業怒言反
後晚揚曲
其事理不
未為煩况
也何以云不
能自達生
表曰如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關雎。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繁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表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宋本無言字
此宋本作三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侷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怨何不以
異文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嚙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畧曰：怨在弘農，竟

季方云：變業示之謂上能不以苛察為明，則被將失其守，非如反言以試劉睦之化。

此孟康即注漢書者，類師古云：安平，唐宗人。

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兩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務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在弘農，竟

河九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
拜衆人雖知其有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
渤海太守徵入爲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場因其起家爲河中書令後轉爲監

東太守歲餘遷准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既武見盧
魏傳
武陳留人

所明故終不自解詭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
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爲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

又著興性論一篇益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

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何以益字
爲讀

國考存國

田豫字也

孫以字也

史程喜內

不取知帝

密上豫

有然功也

不寬地也

若仗珠金

不油由是

功不見到

薄字致

從後漢

書補正

匡范七補

正甚善

三國十六

授考介受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

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亭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識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

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以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謀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闡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

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

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

諫議大夫眾字張璠漢紀曰泰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字公業少有才

子師犬司農張璠漢紀曰泰

更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謀黃門欲召董卓為

功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君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

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既變生其鑿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善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

武宋本作

李云當日舉
事惟術最為
羣雄所輕

用此法則無兵
而有兵矣蓋外
商所以強也文
公固善權變

日其漁獲而
招諭之

少章云渾為司隸
其部內與左馮翊
又部內與左馮翊
無涉此因前有渾
為部故今之文而
誤耳其地當去夏
陽不遠或卻陽之
誤耶

道與揭同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
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
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
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家辟為丞相掾屬遷左
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
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
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
聚歛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
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
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
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
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
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
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
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
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
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
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
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
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
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
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率皆不舉
誤

字御覽作名

常字從御
覽補

成字從御
覽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秋曰：秦子衰字材叔，秦與華歆荀攸善。見衰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衰為河東固離不受。終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識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狼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畧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曉，因常灌漑，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鑿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張御覽作
雄張二字元
後漢書班
超傳

畢疑異
料簡御覽
作對御覽
杖而

瓘御覽
作瓘

聖朝信作張
雄乃誤倒也

也所
見日如錄

無政可以垂
後來但附見其
右為已足矣

何知體要

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

良二千石藿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園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

間家家有下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

北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吏士多備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直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斐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

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稽留十餘日

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表氏在冀州邵去本部家居鄴九年暫出到

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城遂圍毛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

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

就師輒假造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龐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

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邵即

孰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劭子華時為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儻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相帝位老

子廟於苦縣之賴卿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在父父祖皆二千石又為

敦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怨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觀焉

論字似不為
易史象傳
君子以經倫
古亦有作經
論者是兩字
得相通

史記

五

綸從宋

武安郡
作安邑

御覽無
字狗字
貴時二字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五人皆良將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

張遼聶壹之後

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

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

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

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

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

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

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

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破蹋頓

山人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陳景堂曰氏
考作豨豨豨
証天山賦乃意
平蘭成而作
其詞云羣舒
蠢動割才滿
六斯其證也

守合肥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此日係仲謀
數高類良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
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
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
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大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
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
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
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直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
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
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其時言已
已病甚故
乘輦勞軍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
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
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
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
敕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
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
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是時帝居北宮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
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
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
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
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殿后通稱
此亦其於
見日和錄

何本以大
自名衝壘

推選方員
術見作雜
選武刀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表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二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得之未斬也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統嗣統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統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與字從宋本

新其大將句
何如爲請
設敬字爲句
此乃行遊擊
將軍也
二字從宋本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朗與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

青州兵見
武紀於時
黃巾降
得賊乃一
過呂布而
柳敗桂以
劫掠亦事
亂修不
制以是
兵降人之
不無恃也
徐州兵見
州兵見
州兵見
州兵見
州兵見

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謝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駐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李云蜀人
誅殺其二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豨亦曾不為舊交希冀東海平拜禁虎威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後身虜死加惡論宜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
秋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
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其復禁
等官

尚猶從來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書春秋曰公孫瓚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抄絕其車則兵自敗矣紹不從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表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宗當作

都字疑

用此何為耶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街亭

凡登山佳

營者宜

鑿此矣

同也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為卑誌

蜀軍乘高布伏弩亂發矢中郤詭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臧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鄴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時馬超詭稱
遂曰宜於津
此指之不通
十日河東
彼必去矣
身也計之不
日施也
如是一早
一軍別守
改則搖軍
不皆渡矣
曹軍亦
恐已無及

維時是時
諸將何美
是位救見
魏武正慮
其軍軍深
入政才性
以識臣諸
將志矣

解樊圍

張魯別遣晃討攻橫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
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
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
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
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
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
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
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
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
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
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
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
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祚進
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
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
篤遣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
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朱靈以佐命功祀太祖廟庭

少章云字字村按注中引魏書以鄒侯更封高唐乃縣侯也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鄒叛表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各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音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鄒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壯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良將五子為先

魏書十八

三國志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十八

良將之稍次者

千字讀斷為是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
 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
 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
 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
 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
 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
 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
 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

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不字疑衍

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

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時有周直者眾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眾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儉殺恭而據其眾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飢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

俠上御覽有游字

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
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
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
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
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
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
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
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
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
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
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

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

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

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

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錢平指曰
雖其言不可
其言不可
慎者必自清
慎者必自清
慎者必自清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曹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
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免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
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教正當爾不待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
者何先或對曰清因為木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
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
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皆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
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多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
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賦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
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
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相國趙王倫以重
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巳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
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酬何改作
時下夫注
從其本

清慎勤
三字本
於昭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表紹相拒而霸數

以精兵入青州故人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表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祖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

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詳胡傳注
黃初元年
武周為侍
御史見文
帝紀注

洞字似
不誤
說文詞並
百散也錢
氏地曰蔡
鋪延同
言詞也
皇居後
薄認詞
又案通俗
文言過
之認詞

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

反字近字
從御覽

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

善之洋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

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

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

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畧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與子
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

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

休都督青徐霸為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

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

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伐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
字太伯晉

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
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

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
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
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
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

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

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

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

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

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

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賊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
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

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
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
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
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
去聘追擊破之魏畧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
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
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
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畧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
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
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爲江夏
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
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步民艮母等作亂與昌稀通太祖以虔

代松虔到招誘艮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
虔察艮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表紹所置中郎將
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
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
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
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
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
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

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

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頤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

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

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

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

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

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

石如科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

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

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

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

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

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

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

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

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

詩護羌校尉
楊沖都督孟
津渡事見史
遂傳注中

項字從宋

刀何校作刀
注云解覽作
刀在刀事中

本無下船
字但空一字
何校用殊直
亦御覽作規

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平鄉侯邑七百戶賜

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

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
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
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
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
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
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
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
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
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
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
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張表臣詩話
曰以今權量較
之則是一戰重
二十五斤而戰重
三十斤耳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輒
十餘身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
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
陰聞韋死爲流涕募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
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恒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
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
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
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

十字從御

新從御
下注音才
類篇卽才
字

是後也實
由鍾繇喜
事名其乃
戰及其場

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
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接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
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穀間
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
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
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
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
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惠從兄惠
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
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
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
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

統字從卿

西人負氣而
不知義惜哉

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
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
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
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
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
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惠
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
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
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
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惠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洸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洸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

義士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洸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

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與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雷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都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真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魯與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太守徐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洸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洸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洸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

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洸外祖父趙安為同縣

李壽所殺洸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洸母娥自傷父讐不

報乃幃車袖劔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

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

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襲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

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洸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微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如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勳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滅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刃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濟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懼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

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刃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刃殺壽壽護刃腹
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刃以截壽
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解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
法縱之娥親曰警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
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
聲大言曰杜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
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
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
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
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
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
弱之微念父母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覓雪三弟之永懷近古
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戎
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
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弛還州超復圍州所
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

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
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
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
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
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
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
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張
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同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
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
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

李云何若如
此素此好名
見後漢書趙
傳亦有異同

已甚其清流
而不學無術
以虛談招實
稱者也
此
屬挑激成之

樂浪亭作
樂浪

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
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
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
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
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世語曰就子敬字祖文
必毅有幹正晉武帝世
為廣漢太守王潛得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熊虎符繳收濟從事列上由此召敬還帝責敬何不
密啓而便收從事敬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敬子
固字元安有敬風為黃門郎早卒敬一本作勃魏畧勇俠傳載孫賓碩視公道楊阿若鮑出等
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拳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雁關之流其祝
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相帝時常侍
左館唐衡等權伴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秋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
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
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救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館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
為特酷買宜隨中含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
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惠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

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
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
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實碩
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實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亦賣三十實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始有故乃開車後
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實碩閉車後戶下檐謂之
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關門百口
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實碩遂載岐驅歸任車
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
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
史太僕而實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實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興平
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實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
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
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
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城守豐時在外以
昂為不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
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
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捍報讐豐遂置騎入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
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
得昂昂為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
豐長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
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
人家居本縣以飢餓鬻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
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

漢書

李方云左
當當作唐

李云餘四人
其不足為子
矣有現面目
何以對母哉

不敢追逐須與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
其手將去費嗽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袂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
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眾圍出出跳越圍所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
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
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
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
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與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
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
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
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視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
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責其竟脫季
布登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視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救薄俗至於鮑出不涂禮
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罵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回
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
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
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
路之烈焉二卷叙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瑣其畧洵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
功而推存一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勝耳

魏書十八

氏書同甫

三國志十八

魏書十九

三國志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十九

母弟別為一卷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
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
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
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
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
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
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
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
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

獨下鄉覽有
指摘字
回從一頭四
字未詳
將宋本作

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
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安不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

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
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南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

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二日一夜與
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

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
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
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蒞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也表氏兄弟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

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劍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鄴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

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
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

京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鑿輅龍旂

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

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
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

劉備假子殺
秦阿蘇何平
叔虎勝矣

李云此時並
未受禪而已
封建母弟矣
疑是受禪
後事

專從御
覽改

李元九桓文
稱皇家植其
門

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遜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臨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公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播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性簡易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

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

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

故攝以下未詳其
所以字從冊府

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而表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

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頰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囑之反作論盛道僕替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唾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

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

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

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

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大魏世作
北魏

自得佳處則受彈
者之五傳之後世但
以佳處見稱亦誰知
自改定而佳處字今
人多誤會佳處字今
作佳處亦未為大佳
不意不解讀者何
紛紛也
李元九桓文詞賦
石奇古如此自應
獨步漢魏之間

潘眉曰郡國志
東安郡
守
世語所言皆
都漢見戲不
及信

探史官之實錄... 之印首豈可以今日論乎... 若仲宣之擅江表... 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始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 俾受顧賜教使刊定... 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 一書悔其少作若此...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 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 如此其數植後以驕縱... 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 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 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 見之賜髮穀帛...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 年二十五以各公子有... 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 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 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 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 疑焉修與賈逵

歌誦宋本
作誦敬聖
字從册府
選作望
本苦字從來

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 次答教裁出答已入... 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 文構賜死修子躡躡子... 帝末為冀州刺史... 王知進不治猶以為其... 以示懷賢尚德之舉... 遣往見之頗性弘方... 準曰嶠自及卿然髮尤...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 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 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 魏氏春秋曰植將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 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 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 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 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 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 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探... 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 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 學洽聞初辟公府建

伏波將軍
夏侯惇
子楨為清
沙公王

不雅
雅頌不
信也此

李云孫若立植
當與不夫別可
知天威魏德如
扶蘇之不得存
春也

安中為黃門侍郎與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始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承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與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以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廩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
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政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戶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望反反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堯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堯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

下書作之

尸元板作處

之闕誰弼予身。笑笑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小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驂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而關吏以問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鐵，鑽徒跪請。關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楚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校者不聽，植發憤告辭，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日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家，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軒羽狼當路。懼蒼蠅問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躑躅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歌走索群。銜草不遺食，歸鳥趨高林。翩翩厲羽，飄飄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嘆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重棺寄京師，存者勿復遺。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稀，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嗚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情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

魏書所載皆現
撫前史梁孝王
事而忘其大旨
按此傳是時為
王五年封書春
七年乃封書也
昔初四年六月大
兩伊洛溢流
不得打君故呼
天也
勿遂作忽親音
調多有勿勿之
說下疑有要意
成疾疾無乃兒
女仁一連

小當作天
楊文選改
正荀

性文選作
生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受字從文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於圍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王曰有是乎王曰有之

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鈎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古從文豈也

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
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
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

左頁十二

輕使越社稷不血食 疑心作宜

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

受字從文

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
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
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鉞者恐
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
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秋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秋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
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
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鈎如
雍門秋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秋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

三國

古從文與
隱度也

於時人民稀少
東西並藉輸
是憂若憂其敗
魏將不復能支
且桓自科才武
不後其真休故
恐之求誠誠不
忍為秦越之
視也

李云此大意
表之深情詞
切氣鬱高
妙不亞西京
即西京猶難
其儷也

此教語自明
無路口陳不
符已表聞非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
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
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
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
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

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土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
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屈也是用喟然求試
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

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
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
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
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
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一切權時

輒以國家不
高我親形之
垂素且為己
思得上通作
引

以下因致其
意

太和四年有
于后崩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
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
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
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之怨谷風有棄
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
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為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
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
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
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
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

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皆非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宋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
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
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
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
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
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
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
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

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匡國，三監之釁，臣自常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
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
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
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
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

李云陳思此論
有所偏若漢
之吳楚淮南
山未嘗不為
梗也要之親
尊賢並行不
斯為至理耳
可謂異姓之
舉專位離忠
者乎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魏

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殺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反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掩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龍對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青官騎及戰事死者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上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無賴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踏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遂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藥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察風靡疔有瞽瞍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龍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穡麻護鳥鵠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曠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書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失圖

所以宋本無以字

如王侯不知及之無數植上書字欲下其門之沛其何以爲哉

伏以爲陛下既許臣百寮之在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家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不見於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能官屬省監官使解重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虛宅走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此當歸於世繼維繫於祿位懷膏肓之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

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犬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爲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

明紀太和六年七月庚寅薨

何獨然長去本根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上陌南北越九町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鸞鶴接我出故歸被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幕不顧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六代興亡曹阿瞞之詳矣

故李定作放

不嗣疑不三異文

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祕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剗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大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

其此之謂

與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平彰之挾恨尚無所

至於於植者乃今楊修以倚注遇害下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三王以母弟故別為一卷後卷亦以母貴賤為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二十九日燈下閱送白馬王及琴瑟調二篇頓挫淒壯仲宣公幹舉不能及風

雅以還一人而已

義門記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二十五男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
 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
 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
 珖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
 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
 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
 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

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凡應罪戮而為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二病也太祖

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媿甄氏

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

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棺殯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畧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

李云操得氣何其厚而多才乎
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

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其數中本有此法

李云不成言倉舒之死正在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家兄孝廉者琮長子也

除徐黃考謂此家兄者倉舒也

意元板作慧不字操能改希漫錄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澤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魏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月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怠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者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政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

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

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

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

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

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

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

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

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

甚佳明德綱也
開心慎行目也

李云明德三語

何板改魏
大注從某
本

氏譜嵇康妻
林子之妻也

李去深知不
心不得不懼
也

李去哀保身
之行勝於天
思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
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
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
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取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
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
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

耳改生從
以意改

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
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
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
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爾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
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更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
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
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
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
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
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
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

從伯玉

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閩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

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畧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

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

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八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

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

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
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
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
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于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
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詔曰故楚王
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

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仇虜將軍盛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後傑人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爾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鑿斯誠寒暑不踰契崇荅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澳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遠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

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

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

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響一本作
響何注云
響字響
響通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樞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

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二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

一本作二具

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愷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故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年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二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閹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

於國圖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垂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

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與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

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

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

載宗室曹冑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

與輔台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

就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

士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

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鵲鳴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

之際同心於憂禍之聞雖有闕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

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宵心無備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宋

關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

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五霸制其民故俱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五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親

疎而不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節不生及其衰也相

文神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卒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覆庸二霸之後凌以

陵運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良追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順

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齊兼

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與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叔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救之道乎易曰其亡其

三字從漢書
諸侯王表校
李云以秦喻
魏當矣

譯文選作漢

作爲

宗廟之親
宗廟之親
宗廟之親

李云典平之
事若觀之矣

按此論云魏
興二十有四年
乃齊王芳正
始四年所工
又六年而會
與破滅遂為
司馬氏所據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爵金免刑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
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
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乘權假借
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奉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聞而叛逆於
哀平之際也徒維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垂國之法而微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
闡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
使由是天下鼎沸紂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王綱之廢絕漢室之傾覆龍飛滄海翔宛豫掃除
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
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熾幹弱
枝備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轅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宗廟則而祖則於薪樞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
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有雖小可以警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
雖墜之以黑膏接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服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有土民建置不久則
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固中常侍兄叔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弱罔莫以此
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李云同此論全用漢書意推行前代比切當世及魏氏之亡毫無爽算余
嘗讀孟堅漢書其綜核世務鏡古知來非司馬子長可比也以此等贊
論觀之尤信

土有士民 有一本作猶
是時天子幼弱 弱一本作稚

及古則

二字皆從
何故未注
從久造

魏書二十

魏書二十

三國志二十

魏書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才士之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

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薛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執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禍祥必至於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

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

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

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

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

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

此附宦豎者深恐借宦豎以誅耳

卒祭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祭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

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

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

謀出世權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遂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

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掩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

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

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

武以十二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

隴右既已并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偽之

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偽

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

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

而不能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

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傳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

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

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祭恒典之華慮決

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閣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

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各曰祭才既高

武紀軍師
祭酒董昭
後有祭名

以此獨為祭五

李云安性絕人
蓋謂此等

王祭作真術

名字從宋本

九月魏諷反
月軍還洛陽

吾所願聞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

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

謀出世權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遂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

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掩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

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

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

武以十二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

隴右既已并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不相豫以此知張騫假偽之

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騫虛偽

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

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

而不能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

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傳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

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

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典造制度祭恒典之

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

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

閣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

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祀音帕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表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
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
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

知已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臣松
之案魚氏典畧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
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 軍國書
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所讀琳所作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

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各

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漢書曰瑒祖泰字世叔才敏善誦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
熹中至司隸校尉于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二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賞終于
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答曰瑒聞
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韞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瑒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瑒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瑒獨平視太祖聞之

此錄佛曰曲神
正平視視面也

劉相坐平
視甄夫人

李平亦能
為賢者服如

乃收積減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
死輸作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
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
辭義與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
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
取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傳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
場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辭賦無所假成自以聘騏驎於千里仰齊
足而並馳繁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繁也如繁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緩漏厄圓
扇榻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不勝辭至千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自賴川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倉

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
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
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嘗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袒祖胡舞五椎鍛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之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
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以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
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仗之勢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
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于七公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繁
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正授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繁
欽繁首繁畧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忍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陳留路粹畧
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像以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
手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嘗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
於未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木彌衡言論
放蕩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
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
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首往者魯
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絲結誠彼時文辯之儔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
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曰仲宣傷
於肥顛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龔疏文蔚性頗忿讐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
煎糜也其不高頭蓋有由矣然君不責備下人譬之朱漆雖無植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
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
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

此傳魏正始所立
字石經乃即郭淳
書按自獻帝初平
元年庚子至曹魏
庚申已五十一
年使子叔以物冠
冠難利土已應七
十餘安得精力猶
書七經於石也
下是有脫文當
子叔同章事而
脫其文也今在
大選中
又前終於伏法
之為小人之戒
高頭謂權用高
子月與論此
傳與此殊上之

劉敬修
作於象
先中即
不冠而
幅巾也
章從宋本

桓復使吳
氏官氏家
法安在耶

景元元年六月
月司馬文王
居相國四年
北平

游字疑行

李云据不年不
三十耳而款老
差象宜應不
十之兆昔人所
以致記於趙書
也

都妾不足信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文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濤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年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疏謬自相違代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濤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于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景初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問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暇日既沒繼以朗月向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軫實紀辰景風扇物風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二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鴈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任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填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運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鏡鑿壘恥能無愧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賈戚間益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蒞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二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鴈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任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填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運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鏡鑿壘恥能無愧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賈戚間益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蒞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王元振作
士元振作
語
王字為不
吳開澤
以語也
言到並
作橫
意
統既借之
備宋本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墮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頓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王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筑苑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各不書慷慨自僥倖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其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表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此言魏監法
蜀志三連傳
遷司鹽校
尉較監鐵
利入其
有詳圖用
又亦見蜀中
監法二大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直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此注不引
出何書

南皮舊遊
何至綠肥
瘦馬生
天下以司
空二司未
詳疑有誤

他處皆作
功夫

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閩鄉侯三百戶閩音覲奏曰九
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
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
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
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疆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
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
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
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
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
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
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為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
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
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
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微膳
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
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
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
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
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
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
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
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覲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身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

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幾請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

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任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荷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

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使晉諸公贊潘以博學才

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凱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

俊凱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傅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

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艸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瓘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賴川司馬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

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

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

謂其相曰趙有犢犢音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

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胙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質而

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泗澤鳳皇不離其窟羅故剝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

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既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廙道路為賊謝劉表曰考躬過家分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栢文之烈孤德頤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積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

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哀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遜敢忘前施傅子曰

夫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木必不由此也夷叔廷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

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伯夷在齊
稱夷在齊
泗水飲酒詩
夷井在西山
能照擬古詩
徒稱夷非賢
記范書中
出有之

兩勗字數
有一誤
不誤

家一作家
是

前一作全
作全

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降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相公相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而見之居無幾頃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

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

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

者雖強必敗也自殷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表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

一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習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與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

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與遂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用一作以

治宋本作

錢辛相曰予有亂十人論議春秋古文者書皆同陸氏釋文非或有巨字非此注所引及魏略載文帝詔云周武稱予有亮臣十人皆拔利者依今文車增入非裴氏元文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置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者簡練備得其人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激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虧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各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察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相甚善之

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真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胃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

却會劭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

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

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敕朝會如舊

日亦不蝕晉承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廣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

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闈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法從

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畱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類書晉段嘉覽祖按揚俊傳注中引魏書卷之百餘部有數十卷通八百餘卷乃王家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兩也字改亦李改非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性實作信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竒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學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各儒特舉斐任侍中並無所

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

惺晉光祿大夫襲孫紹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

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

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一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

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光祿大

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夫京兆韋誕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大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

及誕並善書有名觀孫相撰四體書藝其序在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在文絕矣漢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列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髣髴敬侯謂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

恒當作恒

論稱蘇林

英文舒晉
之子文舒名祖
英煒煌酒泉人
以功內秩弘農

城孫該文章叙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錄召為郎中

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叙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

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表盜未有言被此篤病

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

元板佳

古人論書
惟此獨異
其序曰
此字書之
也故石
傳自魏氏

在征劉
注中
然字法
字以法
要錄茶
冊府作

險難敗滅壽星
言志固不疎
也不得遷者
之命非倫過
可傳後人
彭知者

王厚之云
石本淮南子
生而若石生而
堅

李古人之
擇文如此其
審也余德而
法後惠哉

不怕八子未遭遇今者遺明時胡康出壘
伯樂觀知之但當養初鴻舉必有期體無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柳集遠為燕雀唯韓眾
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筆竟不得遷卒于祕書
盧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眾
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木性質
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
傳揚偉見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傅子曰嘏祖父肅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營營名於閭閻而真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子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爾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如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速之猶恐禍及沈耽之手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益聞帝制宏深聖道與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眾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主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未校

傅長見劉表及孫則信

此與經緯亦非晉以下所及良辰

亦一時之良法
以不平等官之故
自此遂為司馬氏
腹心亦有其所
矣持功名之名稱
而尺幅者耳

按劉毅傳載劉
靖為河南尹初
如碎密終於百
姓便之則靜當
為靖也
曾更內職則
舉動必與錢
貌悍吏急名
喜事者不同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
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
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
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故謂爽弟羲
曰尚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
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故不平因微事以免故官起家拜
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
天下四因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繡綜其目而太密後尹
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服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暇各舉其
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識情
獄訟不煩檟楚而得其實不為小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者不由已出故當
時無赫赫之名吏
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故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
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
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
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故故對曰昔夫差陵齊勝
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
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
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
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
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
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
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薄伐最薄
關也
傳字古
以平作
薄而
字字
止作伐
誤也

御覽無方
字

後漢書以
兵出民表
四字為由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斃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

彪戰略載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十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和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對曰昔夫差
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
表矣和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
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積穀觀變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及橫行之計始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
凶同患若恪縹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
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倣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

此難耕消漸為
食利之上
策也先備
三年不死可
以取魏即南石
之言耳

勢已交智勇得陳攻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
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
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
征伐縮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假言其年十一月詔和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
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假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累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長之

若使習其海道
則亦當有其備
矣此又不可執
南石之科吳謂
後世亦無其事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假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假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假
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假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文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

臣松之以皮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徵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恪不過

實由愛憎耳
其論三士
者不惟取友
之鑒亦時當
以之自省自
戒也

世後固不
任此此後必
有再受蓋
能政者軍
事之語耳
言有所也
三月忌非
蘭石矣

陳評未為失
傳練達見成
敗耳

玄以名重致患費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故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矣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于此論非所以益暇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

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

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

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以

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日癩創其聞嘏言嗾然而起曰我請興疾而東

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

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傳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

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

曰元侯傳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音諸公贊曰祗字子莊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

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沖虛

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

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傳嘏

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

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季方云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辭司馬氏勢雖逼主然師死

於淮昭方在許亦時事之危也嘏專心奉戴擁眾遠洛大柄已得魏祚傾矣故首列王

粲書其勳綜納土之謀中傳衛覲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嘏則奉馬傾曹此始此終

著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幹示誠切焉嘏稱才達節不足耳私之蓋未明作者

之旨也

魏書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八座尚書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者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

任城孫夫人碑作栢伯序

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栢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李方云此以八座合傳魏之始基權在東西晉標開國之後則任尚書令僕諸人在公之節各與毛崔同風亦其亞也

陳泰有材武宜自為一傳不當附父傳

水經注引長沙
者舊傳稱桓
階為趙郡大
守嘗有遺囊
粟於路者行
人挂囊索於
樹莫敢取之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
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
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
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
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
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
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
右以自全係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
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
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
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
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
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

王業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王業
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
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
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
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諡曰貞侯子
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
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
階孫陵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
引紀字

元友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為大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
之靈帝崩帝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為司空掾早卒紀歷
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
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
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諶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
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

帝世至熒明太守卒

形群爲兒時寔常竒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魯國孔融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
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
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
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
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
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燕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
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
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剗刑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
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
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文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主朗
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
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竝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

李云若非長文子丹必大喪師諸葛因而乘之其取關中必矣惜哉此机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遊象即今
去家一兩
所遊然亦
氏家刊西
云得殺

壽濟杜
怒皆云不
返薄一都
是場時直
論非長文
能居守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公是為過

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

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

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

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

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

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

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

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

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

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

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守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公是為過加邊境有事

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

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

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

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

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

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

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

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確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

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亦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

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

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

非徒向有脫
誤鄉邑二字
當屬下也

名臣奏議書名
始於此
李云此論極好
如韓愈佛骨表
冠於祝文之意
亦貴者之過也
方以析福而德
言其必得福則非
臣子之所忠言以
理推言其虛妄
無益可知矣
以下落一字字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泰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警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也。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為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

白卷之降元
伯功焉多彰
惟信之惟
惟物則上協
策則泰
李惟之元也
惟遷車騎
將軍俄同
司而元伯
李不存
當時於廷
者未如林
又兼齊王芳
化嘉平四年
注引陳壽書
秋言泰亦勅

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於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南安本
作汝南
艾與耶
惟拒姜
惟時兵
南安太守
其後名
淮南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
 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
 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
 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
 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
 大敗以萬餘人還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
 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
 進到隴鄧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既
 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

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
 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豈待弊
 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
 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
 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
 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
 不同兵書云修櫓櫓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
 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
 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提宋本
 作持

陳之章云維意
集衆河時又已
設伏深險先事
逼截則外救必
不能拔耳及泰
至神速既非素
料而又從他道
進兵不墮其伏
乃若從天而降
其懼固宜前後
之言本不相碍
衆衣揭而論之
似未悉兵之曲
折矣

卒考後也
字与下倉
系一多果

武陟字元
夏冲國修
邑人光祿大
夫武周之子
恭始初不事
部考考
左僕射右光
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請官救兵當須衆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
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
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
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
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
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
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陟亦與泰善文
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練字以世
說校

多也上
後世
此

請誅賈充蓋
非實錄玄伯
說會與自歸
者也使持志
入地感照之
封不及温失
元伯說與
自傳善出
封石伯三日
將石通者
為西期何
怪於元伯
封陳氏
既神而
不書於
有于實
孫盛而記
是以西位
以家而滿
三將使純
目心多干
載醫必未

諡曰穆侯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

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

共通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請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

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文王乃不更言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

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入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

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

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

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

封温為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各位遂微謀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

即將追贈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

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

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都為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
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
懿公屍為狄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
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
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

何校補未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

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請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銖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

小患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薨社稷無主矯司馬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本知也

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關太祖惜矯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袁粲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

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

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太祖此令其亦慮夏侯世婚有干議乎

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毛本脫轉字宋不脫郡字

梁習為海
西令習傳
不裁此事

滿堂傳例
還系以此
回即梳也古
字通用
此未可代
當是回也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
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
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于令遷齊
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
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
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
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
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
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帝
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

帝即位上
當有字

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

行舅犯之討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君禮之君不

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奏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之言百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

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
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
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
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獲見考
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
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
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

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

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二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夫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嘗阿減

賣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見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資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

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

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

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

武紀注引世
修曰陳留
家財資太
祖使起兵
界有云千人
謂高下相懸

甄郭出拜志
羞豈况盲婦
人耶魏君不
難似盜賊

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

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

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

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

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

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

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

大師布衣廁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

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

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

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一本郡下
國字
資為作

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
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
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
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
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
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
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
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
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

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畱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
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
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宜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疆秦畱侯頤
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
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
終於光祿勳二弟京楷皆
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太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實妃兄子
誠有才草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思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優越某作郎一
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
敘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無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
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
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
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

宣
作宣

魏
魏
魏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比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亦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

兵幽異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

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

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

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

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

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

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

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庭以綠草
對內
高柔侍舊
法征士止考
竟其妻子
多此可如信

御覽作疏之
所執是也

科律不誤
御覽作制
非。錄。錄
傳五刑之屬
載在科律

從御覽補

科御覽
作制

爭御覽
作易

阮武官
清河太守
守見杜
怒傳
下名字上不必
有名字不宜
極道所見地

子家談論平
易確切一時
之良將以與
何軍相左遂
為司馬氏所
用有愧於子
幹之抗草菜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窓人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與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從御覽補

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
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
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
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
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
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
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
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
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
瑛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温嶠表稱諶清出有文思 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
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
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相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諸公皆以識鑒著稱至於建功立效非所長也陳元伯深解用
兵之意時而速進赴急時而持重養威有大將風度惜未見
其用耳觀於請斬賈充涕泣橫流可謂忠臣矣承祚為
晉室諱澗而不書使一生志節澗而不載推此言之其澗
沒者可勝道哉

魏書二十二

蘇川中鳳園
氏書閣印

三國志二十二

